

怀旧船长

著

第1部

婚姻治疗师

爱情从来不知避险，
婚姻从来都很危险！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读客传媒

怀旧船长

著

婚姻 治疗师

第
1
部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读蜜传媒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婚姻治疗师. 第1部 / 怀旧船长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7.3

ISBN 978-7-5339-4756-9

I. ①婚… II. ①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4812 号

策 划 人 金马洛

责任编辑 瞿昌林

装帧设计  所以設計館

排版制作 思 颖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婚姻治疗师·第1部

怀旧船长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联系电话 0571-85152727 (发行部)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920 毫米 × 1260 毫米 1/32

字 数 310 千字

印 张 12

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4756-9
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 录 Contents

- 001 | 婚姻是一场战争 / 1
- 002 | 刀片疗法 / 7
- 003 | 小事也要命 / 13
- 004 | 仙人指路 / 19
- 005 | 落魄“屠夫” / 24
- 006 | 情感剖绘 / 31
- 007 | 治与被治的交锋 / 40
- 008 | 财产转移背后 / 47
- 009 | 新定位：情感风险管理 / 53
- 010 | 铁三角 / 61
- 011 | “铁三角”会客 / 68
- 012 | 以人为药，以美为引 / 74
- 013 | 情感迷局 / 81
- 014 | 女人味儿 / 88
- 015 | “爱情海”的诱惑 / 96
- 016 | “塑神”训练法 / 105
- 017 | 仇人相见 / 111
- 018 | 以退为进治疗情殇 / 117

- 019 | 刘成双的蝴蝶效应 / 125
- 020 | 百万元治疗费 / 132
- 021 | 情到真处情转薄 / 139
- 022 | 破镜重圆? / 147
- 023 | 人人都是表演家 / 154
- 024 | 美妇失踪 / 161
- 025 | 底色 / 167
- 026 | 牛兴的真相 / 174
- 027 | 屠百药的推论 / 179
- 028 | 屠百药的歪论 / 184
- 029 | 夜话愚孝 / 191
- 030 | 分头行动 / 198
- 031 | 诈疗 / 205
- 032 | 上学难题 / 212
- 033 | 粗暴干预 / 219
- 034 | 设置情景深度治疗 / 225
- 035 | 家庭规则争议 / 232
- 036 | 心灵堰塞湖 / 238

- 037 | 笼中鸟 / 245
- 038 | 诡异的推论 / 252
- 039 | 新发现 / 258
- 040 | 精微生活是修行 / 265
- 041 | 完美谋杀 / 272
- 042 | 心灵炼狱 / 278
- 043 | 计擒疑犯 / 285
- 044 | 消逝的纸飞机 / 292
- 045 | 生死一线间 / 299
- 046 | 回归 / 306
- 047 | 心难猜 / 313
- 048 | 欲与念 / 320
- 049 | 谁家都是一脑门子官司 / 328
- 050 | 异病同治出奇招 / 335
- 051 | 恶毒的心 / 342
- 052 | 特殊的饭局 / 349
- 053 | 酒桌上的治疗 / 357
- 054 | 无可救药的人 / 364

对于在大都市打拼的小夫妻来说，拥有一套房子是件喜庆之事。然而，喜上加喜的新房装修，往往会成为婚姻大战的导火索。

清晨。北京。朝阳区。

一户正在装修的新居里，电钻刚响了几声，就被闫兰和张五洲迅速飙升的吼声打断了。这对小夫妻像阶级敌人一样怒目相向，把装修经理吓得杵在一旁。

原因并不复杂，只为一个洗脸台。

洗脸台已经让装修经理换了五次，闫兰还是不满意，黑了脸要求再换。张五洲劝说妻子：“差不多行了，不就洗个脸吗？”闫兰想起老公在装修过程中始终胳膊肘向外拐，选东西又没品位，心头的火苗直往上蹿。

结婚两年来，闫兰一直深悔当初看走了眼，嫁了这么个人——穷得叮当响，就知道与狐朋狗友鬼混，深夜大醉，时常吐得翻肠倒肚。要不是自己咬牙早早交了这套房子的首付款，现在连个窝都没有。可气的是，即使有了窝他也不收拾，反而处处添乱，好多次真想一把掐死他！

“姓张的，这可不是你们家窑洞！你妈把洗脚盆涮涮就拿出来洗脸，你不嫌恶心是吧？你再也不闭嘴，就给老娘滚犊子！”闫兰拿出东北大姐的凶劲儿，训斥老公。

“你他妈的找抽啊？敢说我妈！”张五洲气得嘴都歪了。

“你抽下试试？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闫兰漂亮的脸蛋上顿时起了几道红印。

“你……你敢打我？”闫兰发疯一般扑向老公。二人扭打在一起。

装修经理本来就讨厌挑三拣四的女客户，假模假式地劝，就是不伸手把他们拉开。

一般情况下，小规模的家庭武斗若无旁观者，很难持续。今日当着外人的面，小两口儿铆上劲了。混战到最后，张五洲脸上多了几道血痕，闫兰小腹挨了一脚。装修经理这才抢到两人中间，捧手作揖，哀求二人住手。

坐在地上的闫兰双手捂住肚子，阴冷的目光斜射向老公，半晌才迸出两个字：“离婚！”

“那就立刻！马上！这破日子，老子受够了！”张五洲喘着粗气，“谁不离谁是王八蛋！”

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事大厅，空无一人。玻璃窗口后面，两名值班人员正在上网。

闫张二人赶到后，才发现是星期六。一名值班人员说除了特殊日子如七夕、情人节、妇女节什么的，周末时间还得是特殊情况需要结婚才予以办理。办理离婚，工作日再来。

二人回到车上，默然无语。

张五洲摸了摸脸上的伤，终于说：“兰兰，对不起。但你打人也不能抓脸啊，叫我怎么见人？”

“别装了！”闫兰恨声道，“就凭你那一脚，我这辈子做尼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了！幸好我长了个心眼，没要孩子，要不然刚才你那一脚，就算有孩子也被你踢掉了！就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还有脸说！”

“对不起！”张五洲肠子都悔青了。平时，他在刷微博时若是遇上一个男人打女人的帖子，必定义愤填膺地写几句评论转发，好像那女的是他的亲姐妹，恨不得把那男的打成残废。但今日老婆的“九阴白骨爪”着实厉害，他只得设法让自己英俊的脸少几道血痕，才下意识地踹出一脚，而且自认为踹得并不重。

“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”闫兰的气也消了很多。凭良心讲，老公是自己放弃了一个富二代拧着家里人选的。这人除了常常深夜醉酒回家的恶习，其他做派尚可忍受，对她也还忠诚。“结婚才两年就这德行了，往下日子怎么过？我看，咱俩还是好聚好散吧，免得让你打死！”说着说着，闫兰的眼泪就下来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”张五洲侧身去抱她。闫兰一扭身，哭得更伤心了。

越要强的女人，眼泪越具有杀伤力。张五洲重又坐好，说：“兰兰，是我错了。这婚，咱还是别离了。我说的那些……都是气话。”

“不行！”闫兰扯了张纸巾揩着鼻涕，“咱俩吵架打架都十好几回了，你这招已经不管用了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！”

张五洲开了车门，到马路对面的商店买烟。婚后他答应闫兰戒烟，但每次吵架他都要抽几根。完了再戒，吵完再抽。

他站在马路牙子上一连抽了两根烟。路旁的树叶嫩得闹心，北京的春天在薄薄的雾霾中显得顽强。张五洲回想起与妻子坎坷的情感历程，把刚点着的第三支烟踩在脚下，再把刚买的烟和打火机扔进垃圾箱，疾步走了回来。

哭过的妻子连坐姿都没变，呆呆地望着前方。

“我仔细想过了，我是爱你的，不能离。”张五洲低声说，“装修，你说了算；房贷，全部由我还。我以后按点上下班，不再出去喝酒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把你妈从丹东接过来一起住……咱回去吧，我写保证书。”

闫兰仍然呆呆地坐着，连她的口头禅“不行”都不说。

张五洲怕了。一个话多事多、掌控欲强的女人，连丈夫的这几样保证都置若罔闻，就很危险了。

“再加一条！”张五洲咬了咬牙，“工资卡……归你！”

闫兰把目光从远处收回，扭脸看他：“张先生，你说的这些，的确是三个小时前我需要的。枫琴给我讲过，如果一个女人还想管她的男人，说明她对婚姻还有信心。刚才你把烟扔进垃圾桶，说明你这次真的下了

决心，我也相信你是真心的。但我不能接受，因为我对咱俩的婚姻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……这才两年呀，就千疮百孔了！提这些毫无意义。”

“那你说，怎样才能让你有信心？”张五洲真被老婆的冷静吓到了。

“没有办法。”闫兰平静地摇摇头，“你，我，工作压力都很大，再闹点不愉快，死的心都有。说白了吧，你我都不懂婚姻，都有问题。我有不对的地方，你也有。我挠你的脸，你抽我的耳光、踹我的肚子，不过是表象，打根儿上是你我都有病。你刚才去抽烟的工夫，我突然有些明白了——所有的婚姻都是一场战争，是战争就会有人受伤，也会有人死亡。趁现在咱俩伤得还不要命，赶紧停战，上民政局。”

这都哪跟哪啊！张五洲听得有些蒙，张嘴想反驳，但又不知说什么。

闫兰接着说：“我要说的就这些。走吧，回出租屋去，把各自的东西拾掇了。房租下月到期，早点散伙吧。手续，周一再来办。”

“你看……这事闹的，不是要搬新家了吗？咱俩的新家！家具都订了啊！”

“那只是套房子，不是家。别废话了，走吧。”

张五洲只好发动引擎。

星期六的街道不堵，但张五洲觉得，心头从未这么堵过。

“枫琴最近还好吗？”张五洲突然来了这么一句。

“别对我的闺蜜叫得这么亲密好吧？”闫兰冷冷地说，“还是叫叶枫琴好些。”

“是。”张五洲边开车边说，“我想请她出来。中午咱仨一起吃个饭？”

“人家双休日最忙。”闫兰摇摇头，“听说也只有双休日有点活儿，你就别折腾了。我知道你想干吗，想向她咨询一下？没用！枫琴自己还没嫁出去呢，都没有婚姻经验，净给人家背那些过时的心灵鸡汤，我觉着连她自己都不信。”

“那不一定。”张五洲开始并线，准备上三环，“照你的意思，非得长过肿瘤的医生，才能看癌症吗？”

“你想干吗？”闫兰直起身来，“你不会真的要去看病吧？”

“真的。”张五洲认真地说，“兰兰，你刚才说得对，咱俩都有病，而且我病得比你重。反正枫琴……叶枫琴的公司就是干这个的，咱去看看吧。”

“你真的要去看？”

“还是看看的好。”张五洲叹了口气，“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再维持下去，我同意离婚。现在的社会太复杂，能把问题交给第三方处理最好，就算没什么效果，钱也是让你闺蜜赚了，总比让人蒙了强，对吧？”

“那倒是。”闫兰点头，“不过，这公司可不是枫琴的。她不过是在那儿打工。”

叶枫琴所在的公司，离中央电视台新址不过数百米之遥。一幢有些老旧的写字楼，并不开阔的大堂墙壁上挤满了各公司的 Logo。闫兰给叶枫琴打完电话，领着张五洲上了十二层，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半圆形的公司标志：“中途岛婚姻家庭咨询”几个大字包围着一个浮雕般的小岛。穿着白色衣衫的叶枫琴就站在这个标志下的粉色玻璃前台后面。她高挑个头，黑发如墨，柳眉凤眼，既带妩媚，又略显清高。

见到闫张二人，叶枫琴在职业的微笑外加了几分亲密。她把二人引进会客室，倒了两杯纯净水，竖起两根指头轻压嘴唇，柳眉往上一挑，轻声道：“二位请稍等哈。今天四个咨询室都是满的，待会儿连我都得上场——放心，我得设法请戚博士亲自为你俩看看。”

她的声音很好听，如同玻璃珠在盘子上滚动。张五洲每次听到她的声音，心头就如同有只兔子在蹦跶。

“你先忙去吧，我们不急。”闫兰碰了下闺蜜的手，“万一没时间就算了，反正我们是近水楼台嘛。”

叶枫琴瞄了一眼半掩着脸的张五洲，掩口笑了下，把性感的小嘴凑到闫兰耳边，悄声说：“怎么？九阴白骨爪练成了？”

“去！”闫兰轻斥一声。

叶枫琴顺手抓了两张 A4 纸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测试题。按规矩，客户在预约前必须把这份题卷做完。不过由于叶闫二人关系不同，可以临时填写。叶枫琴取了两支笔，煞有介事地指导二人如何填写后，就出去忙了。

门关上后，闫兰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张五爷，您是不是觉得她的屁股特好看？”

“你……你这是怎么啦？”张五洲盯着题卷，“她的屁股，关我屁事！”

“那刚才是谁的眼珠子一直盯着叶美女的屁股啊？”闫兰喊了一声，“甭往歪处想。这姐们儿，追她的人忒多。就算咱俩掰了，也轮不着你！”

“你这人吧……”张五洲欲言又止，决心至少今天不再与妻子抬杠，“我这会儿哪有心情？算了，还是赶紧做作业，待会儿请专家看病吧。”

“德行！”

二人再无话说，伏案做题。闫兰边做边东张西望。以前她到过楼下，没上来过。现在看来，整个公司的面积两百多平方米，除了会客室透亮，其余的用厚厚的灰色玻璃隔成小间，咨询室的门关着，透出某种神秘感。

她曾听叶枫琴讲过，前来咨询婚姻家庭问题的人，都要建立保密档案，咨询是在隐秘的空间进行。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戚晏容是留美博士、著名心理咨询师。公司虽然才开办三年，规模也不大，但在业内颇有名望。没做什么宣传推广，依然有不少客户慕名而来。

测试题不难，无非是一些比简历稍微详细点的个人基本情况以及简短的问题，而且都有选项，只用勾选。对从事网络工程技术的张五洲来讲比较简单，十分钟就做完了。倒是身为英语教师的闫兰，反而犹犹豫豫，生怕答错。但即便如此，她也只用了二十分钟。

做完题没事干，二人又无话可说，就各自拿出手机刷微信。两个小时过去，终于见叶枫琴进门来：“对不起，让二位久等了。今天我们这儿来了个特殊的客户，嚯，快三个小时了还没完事儿。”

闫兰是个急脾气，放在平时早闪人了。今天她耐心等候，就是要听听专家的意见，再决定离不离婚。叶枫琴是她的初中同学，后来上了医科大学，两人姐妹情深，关系非同一般，也不便让她为难，就说反正周末没事，再等一等。

叶枫琴收了二人的答卷，迅速瞄了几眼。张五洲见势插话：“叶医生也是专家，反正这里没人，不如你给我们看看也是一样。”

“那可不成。”叶枫琴笑道，“我们这行有个规矩，太熟的人啊——不给看，因为不便进行心理干预，就好比在工程中实施扰动。”

“扰动？”大学时选修过工程专业的张五洲一愣，“你是说，要人为破坏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叶枫琴说，“专业的说法呢，就是打破家庭原有生态模式，甚至是角色转换，好让家庭成员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问题。我跟兰兰这关系，就不方便了。”

张五洲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正在这时，办公区一间咨询室的门开了。叶枫琴有些紧张地出了会客室。

闫兰见两个女人走了出来。前头的女人三十来岁，珠光宝气，挎着紫红色 LV 包，体态丰盈，昂首挺胸，一身贵气；后面的女人目测三十多岁，身体偏瘦，一身藕色及膝套裙，素净秀气的脸庞并不出众，略显普通的金丝眼镜后是一双细长的明眸，她一直保持着从容的微笑。闫兰一眼就看出后面的是戚博士。

戚博士和叶枫琴把客人送到电梯口。待电梯门关上，叶枫琴才小声向戚博士说了几句。戚博士听完后点点头，反身向会客室走来。

“我是戚晏容。”闫兰只觉得一种温和得令人发困的声音传来，“让两位久等了，很抱歉。”

二人起身，一一与戚晏容握手。

“枫琴，请二位到 1 号室吧。我一会儿就来。”戚晏容微笑着离开。闫兰猜想她是要回办公室或是去洗手间。

所谓“1 号室”，是一间约莫十平方米的封闭小房间，里面只有一台饮水机、一台笔记本电脑、一张桌子、四把椅子，四面墙上没有任何图饰，甚至看不到一个字，只有白色。不过暖白的灯光倒还是比较柔和。空气中残留的香水味很刺鼻。桌上放着的那杯水依然满着。叶枫琴边收拾水杯边说：“看来，那位贵妇三个小时没喝水。你们可别学她。特别是女人，给肠胃补水可比给皮肤补水有用。”于是又给二人倒水，接着补充道，“既然来了，戚博士又亲自给你们看，就认真点儿。说句心里话，除了父母，这个世界上我最尊敬的人就是戚博士了。二位珍惜机会吧。”

叶枫琴出去后，小房间里，二人能听到彼此的呼吸。闫兰用肘碰了一下丈夫，小声说：“还真别说，心里怪紧张的。一会儿，你先说啊。平时对我藏了些什么，都要坦白，就当进了局子，知道吧？”

“臣领旨。”见闫兰举起“九阴白骨爪”，张五洲立即收声。

隔了大约一刻钟，戚晏容才推门进来。她把玻璃门关严，走到二人

对面坐下，把两份做好的测试题放在桌面上，平和地看着二人，说道：“十分抱歉，刚才我回办公室处理一点事情。现在，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随便聊聊。我建议你们可以先讲讲前因后果。”

还是闫兰嘴快，一口气把今天的冲突“高度概括”完毕，中间张五洲几度欲插嘴都被她的语速和气势打了回去，紧接着她几乎不带换气地数落丈夫常常深夜喝得烂醉才回家，平时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。不等妻子语音落下，张五洲也毫不客气地一一列举妻子骂他母亲、平时大小事都管得太宽的“罪状”。

戚晏容一直认真倾听，并在一个小本子上作着记录，偶尔来回扫视一下眼前这对夫妻。

闫兰见戚晏容一言不发，忍不住问：“戚博士，我们的问题很严重吗？”

戚晏容扶了扶眼镜，望着二人说：“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你们的问题都是小问题。”

张五洲一惊，将脸往前凑：“戚博士，您看看我这脸上的伤痕。我们经常吵，偶尔会动手，但是隔夜就和好了。这次她居然要跟我离婚……”

“对我施暴的是你，好吧！”闫兰极速敲敲桌子，抢白道。

戚晏容做了个休战手势，温和地说：“与婚姻危机比起来，你们没有大问题。你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，就是认识到情感发生了变化，及时求助第三方进行心理咨询，说明你们都想把包袱卸下。这种心理非常健康，你们也会获得比同龄人更多的幸福因子。”

闫兰听蒙了，十根手指相互拧着：“戚博士，您的专业权威毋庸置疑，因为枫琴是我的发小儿，她的话我是绝对相信的。但是……我们两个小时前还去办离婚来着，怎么会是小问题呢？”

戚晏容等她说完，才笑道：“就算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，一生中至少也有上百次想掐死对方的冲动。那些声称‘一辈子没红过脸’的夫妻，是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用更为广阔的爱掩盖了微不足道的恨。你们结婚两年，发生点口角，肢体偶有碰撞，但心里还是舍不得对方。如果你们这

种情况也算问题，那么天下的夫妻都有问题。”

张五洲连连点头。闫兰却如堕五里雾中，眨巴着眼睛，露出怀疑的神情。

戚晏容打开电脑，调出了一段视频，再把电脑屏幕转过来请他们看。原来是他俩在会客室里的录像。不过，视频此时是快进播放。

“这……能说明什么呢？”张五洲又有些困惑。

戚晏容耐心地解释：“二位请看，画面虽然在快进，但能看出你们的肢体语言并没有明显的互斥。中途张先生还为闫老师加了两次水，闫老师也有三次用肘部轻碰张先生。真正濒临婚姻破裂的夫妻，两人的肢体语言是冷漠和互斥的，这是心理上产生了厌恶感。你们虽然才结婚两年，但已经培养了一定程度的默契。这种默契，你们自己浑然不觉，但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我们往往认为只有嘴巴才能表达，实际上肢体语言更能暴露内心的秘密。从二位的肢体表达来看，张先生对闫老师已经形成心理依赖，凡是操心的事，多是闫老师来办。结合你们所做的测试，可以判断在你们的家庭生活中，闫老师为主，张先生为辅。”

闫张二人都瞪大了眼睛。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张五洲的头像鸡啄米似的，“不瞒戚博士，在家，我就是一奴隶……”

“小样！”闫兰用肘又碰了丈夫一下，眉头舒展开了，“戚博士，我家这位把我当沙袋……我真的很伤心。再发展下去，我担心会被他活活打死……”

闫兰的样子，就像小孩子告状。戚晏容微笑着说：“那就请闫老师再详细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吧。”

闫兰出口快，表述形象，将早上那场扭打讲得绘声绘色。自然，在说到丈夫踹她时，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。

张五洲一听就急了：“戚博士，您看看我脸上的伤，下周我都不敢去上班！”

戚晏容静静地听完，说：“闫老师，您信任我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闫兰不假思索。

“好。”戚晏容起身出门，找了把指甲刀来，递给闫兰，“请闫老师把抓人的手指甲剪了吧。哪个参与了‘作案’，就剪哪个。”说着，在桌上垫了一张纸。

闫兰抬手，看着心爱的红指甲，犹豫着。但直爽干脆的性子很快上来了，只见她拿起指甲刀，三下五除二就把右手除拇指之外四个指头的指甲全部剪平了。

张五洲一怔。平时，老婆爱甲如命，没少往美甲店送钱。如今说剪就剪，令他心头发毛。他隐约感到不妙。

果然，戚晏容走到他的身旁，轻声道：“张先生，现在闫老师已经去除了作案工具。请您右脚的鞋袜都脱下来吧。”

闫兰似笑非笑地看着老公。张五洲红了脸，说：“戚博士，您看……这，这不太雅观吧？”

“张先生没进过医院吗？”戚晏容淡淡地说，“我是医生……但如果张先生坚持不脱，我也不勉强，只是……”

张五洲被逼到这份儿上，只得咬牙脱了鞋袜，有些紧张地问：“博士，您不会把我的脚切下来吧？”

戚晏容没有回答，慢慢地戴上手套，径自把他的脚顺过来放在椅子上，然后用一支粗芯红笔小心地描着。她按闫兰的描述，缓缓地将线条从脚弓、外侧和五趾绕了半圈，转头问：“闫老师，踮在您小腹上的着力点，是不是这个部位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闫兰心头也有些打鼓，指甲剪了还能长，但要是真把老公的脚切掉半边，可就麻烦了。

戚晏容不慌不忙地把笔收起，敛起笑容，从衣袋里掏出一把手术刀，目光转瞬变得森冷，让张五洲心头一寒。“张先生，是你自己动手，还是由我来？”